

# 重返基地現場

· 劉先昌 ·

五十五年前的一個暑假，一群眷村小朋友，丟下了該寫的作業，結伴往桃園空軍基地。他們由南營門走進去，門口的衛兵都成了熟人，因為上學時間，大夥都是搭乘軍用卡車，到大園空軍子弟小學上課。停車檢查時，衛兵幾乎把這些小孩都看熟了，現在進來，還掛著基地識別牌，上面有父親單位及名字，因此如入無人之地，他們可玩的花樣也多得很。

文化局委託團隊製作「桃園基地設施群」紀錄片，我是受邀者其中之一，代表眷村人回顧與基地互動的過往。上午八點半到達基地大門警衛室，作好登記換證手續後，靜待拍攝單位準備，一群專業年輕人，在導演的指揮下，選定鏡頭位置、架設攝影機、調整燈光。

這些小孩進去幹什麼呢？絕大多數是打籃球，因為基地內的設施很好，球場在假日幾乎沒人使用，球架與地上線條都是新的，連籃網經常更換，分組打起來特別順暢。他們身上沒有錢，渴了就喝一旁澆草坪的自來水，洗臉洗頭也一起辦了，好不自在、

好不快活！

助理幫我掛好隱藏式麥克風，它是藏在衣服裡面，然後音效師讓我說幾句話來試收音效果，等〇不了，場記打板後，導演以提問方式引導我談起半世紀前，村中小孩進入基地活動的情形，他們採用的是昔人、舊場景、回顧歷史方式，重現當時情景。

當然進基地不只有打球，去的最多的是中正堂看電影。放學後，草草吃完晚飯，村子人結伴往基地南營門而去。有的騎腳踏車飛馳而去，沒車



應文化局委託團隊之邀，作者重回桃園基地，面對鏡頭，娓娓道來，眷村人依附基地而生的歡快歲月。

的人，趁著天色尚明提早步行，總能在電影開演前到達。然後一部部四、五〇年代電影，像粵劇演員陳寶珠、蕭芳芳的武俠片，韓國電影《紅巾特攻隊》、香港國聯的《七仙女》、《狀元及第》、《西施》等多的不可數，至於眷村人最愛看的黃梅調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、《江山美人》等電影，更是看了多遍仍不厭倦。

導演問：「身為眷村人，請問以往如何與基地互動？」略在腦海中整理後，我清晰的說出讀空小四年進出基地往事。

基地區分南區與北區，南區在蘆竹鄉，北區在大園鄉。小學一、二年級是留在南區空小附幼上課，三年級開始，才坐軍車前往位於大園鄉埔心村的空軍小學上課。

軍車一向是走南營門，穿過後，沿著機場環外道路行進。如遇到軍機降落，駕駛則把車停下，等待飛機確實落下後，才繼續前進，掛著阻力傘的飛機，調轉回頭滑行一段路到機堡前，車上的學生都會熱情的向飛機招手，飛行員也會揮手回應。

基地這座跨越時空的中正堂，因時間久遠，復加聯隊撤離無人照管，已經殘破的垂垂老矣！大門已被封死，頂上被拆除的「中正堂」字跡仍可



曾經熟悉的道路，因時日已久，無人照管、少人通行，樹叢繁生，已成密林；作者行走其間，不禁感嘆歲月飛逝，亦對大自然旺盛的生命力感到驚嘆。

辨認。繞行至側門，樹叢已成密林，必須撥開粗枝穿行而過，這是時光與樹木強韌生命力交錯的傑作。

在中正堂不止看電影，常會有九三康樂隊或大鵬話劇隊獻演。這是有別於電影的表演形式。它的特別處就是臨場感，舞群賣力演繹一個個有主題的舞蹈，中或夾雜著相聲、數來寶、魔術等民俗曲藝，在尚無電視的年代，接觸傳統民俗技藝的啟蒙是來自這裡。

以往看起來寬敞的觀眾席，現在也不覺得大了。大約三、四百張的座椅已經拆除殆盡，留下一層層階梯和鎖椅子的小洞。天花板、窗門脫落甚多。昨晚下了一場大雨，室內積水不小，由戶外吹進的枯葉及細枝泡在水

裡，已經變成褐色十分潮濕，復加不再潔白的牆壁，倍增淒涼之感。

我和其他眷村人坐在座椅上，也有不少官兵坐在前排觀賞。今天看的是話劇「除奸記」，演員中氣十足的聲音傳達全場，大家全神貫注觀戲。這齣張力十足的戲讓人緊張萬分，演到末段，潛伏已久的間諜終被識破，但仍試圖作困獸之鬥，主角拿出手槍指著間諜，沒想到他聲東擊西一分神，槍差一點就被奪下，混亂中觸發了板機間諜中彈，這才解除了危機，讓人虛驚一場。

這個奪槍的片斷戲，居然在我腦海中停留了半世紀，演員假戲真作十分逼真，我驚駭地連手心都出汗了，晚上睡覺還夢到奪槍因而嚇醒。如今站在觀眾席上望著舞臺，就是這裡啟蒙我對戲劇興趣；九年之後，我進入了軍校戲劇系，四年之中參與了話劇表演，這個地方連結了我少年到青年的時光。

訪談完畢，導演又安排幾個鏡頭。他要我踏著濕漉地面，走幾步路到達門前，朝著有光的室外看去，表情設計成若有所思狀，顯然是在回憶早年情景。又移機到另一房樓梯下，設計的鏡頭是環顧牆面，作一回眸，似在對照當年對世事好奇小孩，到處觀

望察看。而現實是耳順老者，由室內走出，用手撥開已快成精的樹藤走去，然後鏡頭在此停住，像定格了基地軍人、飛機及眷村人觀劇的運作。

時間荏苒，在某個週六的下午，從省中初中部放學的眷村學生，先走兩公里到達市區，穿越街道來到民族與三民路口，欲攔搭回機場的軍車，基地早有指令，學生可隨攔隨停，這帶有濃郁人情味的規定，給學生帶來很大方便。駕駛在大坡腳把學生放下，再步行一公里回到各村家中，首先填飽早已饑腸轆轆的肚子，筷子一放下，三五人一吆喝，騎了車子就往南營門馳去。

飛行軍官俱樂部也有一組在拍攝，已是中將的軍官，被邀回回憶著當年身為青年飛官，在此休閒的過往，當時身著橘色飛行衣，甫下飛行線，方從任務壓力下解脫，來到這裡聽音樂，喝一杯飲料放鬆一下。這處建築較基地其他屋舍看來要活潑得多，有著沙龍或吧臺的味道。

耀眼的陽光，刺著小蘿蔔頭們的眼睛和皮膚，但是他們一點都沒感覺到難受。黝黑的身軀泡在偏藍清澈的泳池裡，實在是莫大的享受。那個年代，整個桃園幾乎還沒有游泳池，但是眷村小孩，已經浸泡在基地泳池裡



了。這是為飛官們建的，但是假日也開放給村童使用，而稍大一點的村人，是不能進來的。

我們開車繞了幾圈，怎麼也無法與半世紀前的記憶連結。游泳池已不見了蹤影，是被樹叢遮掩住了嗎？如果泳池還在，池水一定已被抽乾放盡，底部磚縫裡也長滿了雜草，盜磚更因年代久遠殘破不堪吧？使用中的設施肯定維護得好，而人去樓空就是破敗與雜亂的結果。

筆直的「〇五—二三」飛行跑道，大約有三千三百公尺長，由跑道頭延伸至跑道尾，中央一條醒目的白線，是為讓戰機能清楚的對準中央位置，正確不偏離下降。基地戰士，經常要成排走過跑道，撿拾地面小石，以排除危害飛安因子。這一條跑道，就像基地的脊梁骨一樣，各單位所有運作都是為了戰機起飛與降落的平安無虞。

民國五十年，基也辦理慶祝「八一四」空軍節。軍人眷屬都可進去參觀戰機表演。當年幾乎沒有民間車輛，根據一份現場規畫圖上標誌，車格是停腳踏車用的。而戰機起降聲震耳欲聾，精湛的飛行技術，博得現場掌聲如雷。之後老外作國內僅見的模型飛機表演，一臺搖控器操控著模型機

的起降，及各種特技動作十分擬真，在當時是非常難得的表演，在孩子們的眼中十分驚奇。

我們車子恣意的在基地內馳行，近身觀看一座座抗炸機堡，當年裡面停滿了各式戰機，只有相關作業人員才能進入此區。機工長比劃手勢，引導一架架落地的飛機轉彎滑行，進入機堡內停妥。颱風侵襲時，更需加強安全固定，絲毫不能馬虎，以免飛機受損。

繞行到基地一角，看到一座大型棚廠，一看工程標誌牌上說明，原來它就是大名鼎鼎黑貓中隊C-130停機棚，現屬於被保護文資設備，搭了架正在整修中。想起幼年時，父親就在這個單位工作，屬於極機密區，如今



行經搭了鷹架，整修中的大型棚廠，因屬保護文資建築設備，以鐵皮圍起來，作者憶起自己的父親曾經在極機密的U-2停機棚裡工作，今昔對比，感觸良多。

中隊已裁撤四十六年之久；從民國五十年到民國六十三年間，黑貓中隊二十八位飛行員從桃園基地出發，共完成兩百二十次高空偵查任務，只有十七位隊員全身而退，一共折損十二架C-130偵查機和十位隊員。

這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眷村孩子們，游泳打球完畢，拖著一身疲累身軀，腳踩著老舊腳踏車，沿著來時道路，奮力往回家路上騎去。八年之後，他們其中多投考三軍官校，成為接棒父執輩志業的海、陸、空軍官，在記憶裡廣闊的基地，是與他們人生成長與學習有著密切連結，直至長大成人，終有一天聯隊撤離，設備廢棄，眷村也拆遷，終究斷了與眷村人的聯繫。

我也準備離開，這一次離去，應該不會再進來，因為基地已經交由交通部接管，將來是否為航空城所徵收，將是難以預料的事。我們過往的歲月，已經離去近一甲子，眷村人所熟悉的偵察尖兵、戰鬥英雄、投誠人機、黑貓事蹟、地勤官士、空小求學等等都已一一消逝。基地上空的藍天白雲依舊，綠色草坪仍然繁茂滋生，但基地日夜龐大的人機運作，眷村人依附基地而生的歡快歲月，都像奔騰的河水一去不返了。